



南京鍾山書局印行

總店：南京
分店：上海、天津、漢口、廣州、香港、北平、長沙、重慶、成都、昆明、貴陽、西安、蘭州、迪化、哈爾濱、大連、瀋陽、長春、吉林、四平街、安東、撫順、鞍山、本溪、遼陽、錦州、營口、蓋州、瓦房店、旅順、老鐵山、金州、大港、太平路三二二號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初版

定價六角

最近世界各國形勢

第一冊

向達譯

(人地學會叢書)

原序

美國農產增加甚速，都市人口亦因工商業之進步而更形激增，於是對外貿易遂呈驚人之比率。此種現象雖非起於晚近，然至晚近而益亟也。自世界大戰起後，美國對外投資增加四倍，對外貿易增加兩倍，成爲歐洲十六國家之債權人。賠款問題之卒採一美國計畫而克得一部之解決，益非偶然也。

稍一注意此種事態，即可恍然於吾輩今日國際問題之如何繁複變化，而秉國政者之決定應如何高瞻遠矚以求施之實行。吾輩所有經濟政治諸問題，其所及之範圍達北極圈之阿拉斯加 (Alaska)，南達薩摩亞 (Samoa)，東西兩端則自中國菲律賓以至於利比里亞 (Liberia) 丹日爾 (Dahomey)。美國領土雖不能及大不列顛之廣大，然論所有之經濟力量及商務關係則並不少遜云。

美國政府當局諸公應付今日當前之問題，應不以固有之常識及與他國公平交往之願望爲滿足，尤須對於構成外交政策系統之事實關係以及積久之地理與歷史的材料，爲學術上之討究而後可。惟美國並無過訓練及終身從事之外交人材，以故處理之方，猶復一仍舊貫，往往極高尚之意

意需亦遭擠斥。是以欲提高政府之標準，政府當局以外之公民於現代問題爲不精之考核，建立嶄新之觀點，以樹獨立之判斷固爲當務之急也。

余因考慮及此，遂將舊著最近世界形勢一書全部予以修正，以與一九二一年此書第一版刊行以後之新形勢相切合。第一版所插照片在此版中全行刪去，補以多數新地圖及關於最近條約發展之討論。在討論各區域諸章之首另增一文，敘述委任統治，殖民地，少數民族，疆界，裁軍，以及國際關係梗概，爲以下諸章所述各項問題之指導。此書所用地圖數量之多，爲余始料所不及，書局一一照印，其急公好義之精神余所特應致謝者也。此外地學評論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編輯雷萊女士 (Miss Gladys M. Wrigley) 曾將校樣通讀一過，賜以若干指正，余之助手瓦爾女士 (Miss Mabel H. Ward) 則搜集統計及條約原文，爲力甚勤，俱應申謝。其他重要引用各書俱於參考書目中一一注明，惟本書所用材料大率取給于紐約美國地學會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附屬圖書館，誠欲一一列舉，非別爲一書不可也，施曼謹序

最近世界各國形勢總目

原序	
第一章	戰後世界重大問題
第二章	不列顛帝國諸問題
第三章	回教之世界
第四章	法蘭西政治與殖民之目的
第五章	比利時與荷蘭
第六章	西班牙之趨向民治
第七章	葡萄牙殖民政策
第八章	意大利之現狀
第九章	斯康地諸國
第十章	日耳曼人之問題
第十一章	瑞士之特殊地位
第十二章	奧地利民族生存問題
第十三章	匈牙利之形勢
第十四章	捷克斯拉夫
第十五章	南斯拉夫與亞得里亞海
第十六章	疆域改變後之羅馬尼亞
第十七章	布加利亞
第十八章	阿爾巴尼亞

第十九章 希臘

第二十章 波蘭及其邊疆

第二十一章 立陶宛之發展與影響

第二十二章 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之土地與貿易

第二十三章 芬蘭問題及其地理的背景

第二十四章 俄羅斯之政治地理

第二十五章 阿那托力亞：土耳其帝國之殘遺

第二十六章 君士坦丁堡及其交通

第二十七章 外高加索之人民

第二十八章 巴勒斯坦與外約但河地方

第二十九章 波斯

第三十章 中亞細亞之遊牧民族

第三十一章 遠東

第三十二章 太平洋與澳洲及新西蘭

第三十三章 歐洲列強在非洲之殖民地

第三十四章 拉丁美洲之商業及疆界問題

第三十五章 美國之位地

附錄

甲 不列顛帝國各部出產之原料

乙 各國所欠美國之戰債表

丙 百年來主要國際條約與協定表

最近世界各國形勢第一冊目次

原序

第一章 戰後世界重大問題……………一一二九

國際的關係(四) 戰債與賠償問題(八) 原料問題(一〇) 土地分配問題(二三) 委任統治與殖民地(二六)
交通與運輸(三〇) 限制軍備問題(三二) 弱小民族問題(三四) 國界問題(三七)

第二章 不列顛帝國諸問題……………三〇一〇五

大不列顛的形形色色(三〇) (一)帝國的貿易組織(三一) 原料出產的控制(三三) 軍事地點(三四)
英國商權的生長(三五) 十九世紀英國的世界貿易(三七) 帝國的債務和富源(四〇) 今日大不列顛的農工業(四二)
大不列顛工商業的現在地位(四五) (二)帝國與各部分間的關係(四五) 各自治邦的形勢(四七)
愛爾蘭自由邦(四九) 爲英國鄰邦的加拿大(五四) 殖民地制度(六三) 紐芬蘭及其漁業(六四)
西印度羣島的例子(六七) 南非洲聯邦(七〇) 羅得西亞(七七) 印度帝國(八二) 埃及(九〇) 英埃蘇丹(九五)
阿刺伯伊拉克王國(九七) 外約旦河地方(一〇三)

最近世界各國形勢

鮑曼 著
向達 譯

第一章 戰後世界重大問題

世界大戰以及結束大戰的和約，所有的條款雖然證明思慮周到，複雜且富於革命性，然而我們在這萬方多難的一個時期之中，最合理的舉動是我們不應於此斤斤置重，而當大大的注意到組成這新世界的人民精神上同心理上所起澈底的變化。在這一個新世界裏，對於探尋原因，反抗因襲的世界，懷疑現有的許多制度方面，都起了一種批評的精神。大戰的影響無微不至，人人覺得自己真的是到了一個新的世界了。在許多國家裏，社會生活同政治生活的全部構造，都起了變動。各處的人民創造或者採用新的理想，物質方面從事新的整理。人們的心力都轉移到考查大戰所以發生的社會，政治，以及經濟制度的各方面，以仔細研究大戰的原因，與夫解決的正當方式。

世界大戰以後所起的各種問題，比以前任何時代都要來得複雜。舊日紛擾的原因根本在於地理情形的不平等；各朝代的政策，以及各國間之互相雄長，至是益以全世界

的操擾與不安，面愈形複雜。在德國則舊軍權崩潰以後，隨即成立了新的民主政府。而舊俄政府則在大戰的中間便已崩潰，共產主義運動乘勢崛起，於是把俄國所有政治的意義，以及社會同經濟方面的生活，與夫戰後各種問題的性質，通同變更過來了。意大利同西班牙所起的變更，其爲革命是一樣，只是意義不同。獨裁制(Dictatorship)譯狄克推多制起於意大利，這同蘇維埃原則(Soviet Principles)正是相反。工黨政府之當權，在英國歷史上也是第一次的出現。奧匈王國(Austro-Hungarian Monarchy)的兩個主要分子實際上是破產了，承受人却是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新興的國家感受了民族主義狂熱的痛苦。國內弱小民族的威脅竟及於國家的基礎。各處的勞工對於他們佔一卑微部分的社會所負的重負也感着焦慮。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便利以及根本上的不安寧，因而引起綏靖同盟國方面戰債的願望。貨幣價格低落，於是國內大受壓迫。歐洲社會全部中等階級幾乎都覺到自己和自己所存儲的資本是毀滅了。許多新暴發戶忽焉出現，這許多暴發

戶有好些是建築在爲大戰所殘破的國家裏面成千成萬的人們所有的不幸與失望上面的。每一個國家都努力奮鬥，想逃出這重重的天羅地網，於是加高關稅的壁壘，企圖爲新興工業創立優良的情況，庶幾各自可以自足，不事求人。

自然，在一切其他的財產中，土地要佔先着，圍繞地產的界牆至是不復能抗農民願望的狂潮。不僅僅是俄國，通中歐各國在土地所有權方面都起了一種革命的大變化。在俄國大地產的分裂是不經甚麼適當的法律手續的，在中歐諸邦則經由新憲法的形式。一個私人所能領管的土地森林面積，都有限制。實際墾地的人的權利首先予以注意。土地一定要更其適於經濟上的效用的結論是採納了。這一句話的意思就是如其社會的需要要將土地用來生產糧食，便不能圈佔保存，作爲遊戲之用。現今世界上所發生的問題，繁複多端，像這一種觀點的變更，雖然不甚爲人重視，然而世界大戰的結果，此事却是最爲根本的變動之一呢。此事影響到有秩序的社會存在基本原則，所以就現代史而言，其在政府，關稅，疆界等方面，應是一種革命，而不僅僅限於變動已也。

在現今變動的週期之中，如若經濟的壓迫未能除去，

社會公認的限度又未能確定，則土地佔有面積應有制裁的趨勢，也是要繼續不已的。其意爲大財富的保持，一定要在土地以外，另求其他的方式。這就是說同大地產相附屬的固定價格，在這些社會之中是已經過去的了。到現在很大的地產不再能爲安全的最後保障，只不過同煤，鐵，煤油一般，視爲一種富源。可是不能牢守成規，永遠不變；在新式的政治同社會的控制之下，也得需要發展。

運轉上述各種原則的一些社會，是否仍然能夠存在，尙有待於試驗。自治仍在試驗的階段之中。新興國家和版圖有增有減的國家有經濟上強弱的因素。因爲條約，新的經濟處理，關稅，以及債務，於是富源因而增多或者減少，至於這種種辦法在複雜的結果之內，究竟要變得怎樣，那是至今還沒有人敢說的。

同樣可以注意的是殖民地問題，現在也範成新的形式了。究竟說來，是有些人必須從事於世界的勢力的。但是像這些異族人在地理上既然是相距如此之遠，社會風習又不相同，生活標準甚低，只希望從替白種人作工的一條路上得到一些好處，所謂資本果能把這種擔負轉移過來麼？人工勢力在熱帶的種植園和邊陲的社會上大有影響於工業

國家的資本，這兩者的關係甚為複雜，而現在人類的大多數對此却不大能夠理會。但是總有一天這種關係會要大白於世，而資本以及在資本後面予以政治力量的列強的權利和責任，會要成為反抗和爭辯的資料。當那一個時候到臨——委任統治制度即在促進這一個時期的臨近——不僅在政治制裁的形式方面，即在國際政策方面，也會大大的起一番影響哩。

現代的政治地理因為西洋列強在不安靜和幻想的區域握有殖民地的原故，仍然更形複雜。我們也知道這些列強一放鬆他們的掌握，有許多方面就會釀成混亂的狀態。例如說到埃及及摩洛哥(Morocco)，「保護」(Protection)和「佔領」(Occupation)是常用的兩個詆毀的名辭；但是如果列強放棄之後而繼之以混亂，那麼誰又能說保護不是一樁好事呢？白種人統治非洲未能成立以前，我們只要回到當日統治非洲大部分地方的紊亂，無人道的殘酷，壓迫以及恐懼，我們只要看到這些同一團體在今日得以滅除了不安定和迷信的大担子，誰又能說在這一階級的世界政治生活中，「保護」原則得以放棄呢？

若說殖民地的領有是大列強的責任，那麼這些列強一

定得有實行那種責任的工具。為達到這種目的起見，他們一定要保持一種軍備，使其能夠達到遼遠的領地，維持他們的威信。然則供這種用途的軍備和蓄養以備戰爭之用的軍備，其劃分的界線究在那裏呢？可怕的軍備負擔是否可以由公同協定為之縮減呢？還是繼續去爭取貿易特權，原料以及軍事地帶，使野心和武力愈為活躍，以延待末日的審判呢？

現在於一般的困難之外，並還有許多區域的或地方的困難，以激動人民在不止息和試驗的世界之中，努力奮鬥，尋求一更為安全的地方。同各大列強有嚴重關係的保護弱小民族問題，也藉助條約而提出了。這在有些處所似乎威脅到不心願的簽字國的完整問題。而在又一方面，則一般都承認以為與統治階級的種族宗教以及社會風習都不相同的弱小民族所受的迫害，至是應該告一段落了。如何增進民族的統一和社會的鞏固，而對於弱小民族又恰得其平，這乃是戰後世界上最為困難的一個問題。然而人類自古亘今以來，即是有缺陷的。世界上常有艱難痛苦和全然錯誤的原因，每一代的賢智之士都統盡腦汁去想法解除，却從未有能完全成功的。這是一個競爭的世界，從原始時

代人類初起以來即甚顯著的天演競爭，我們以後還得永遠如此。民族同人種的野心和仇視，在範圍和程度方面也許可以大大的縮減一番，却是仍要繼續到宇宙的終了。

以上所提到的一些問題，在本章以下各節中俱將予以討論，所述於目前的趨勢而外，對於地理的關係，以及政治的同經濟的原則也都為之顧到。

國際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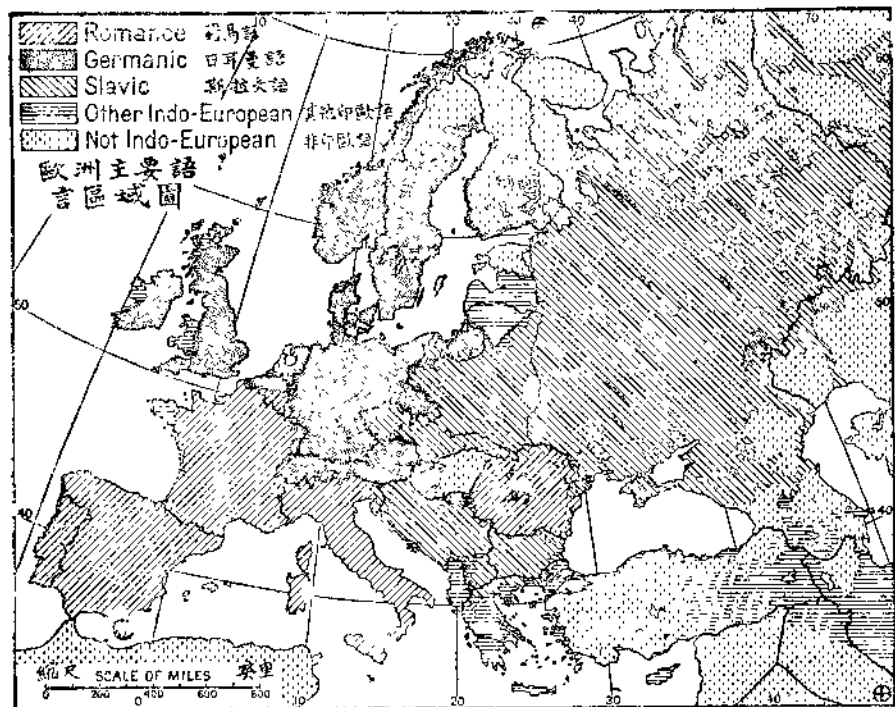
——理想為極有力量的地心動力——凱塞林

(Keyserl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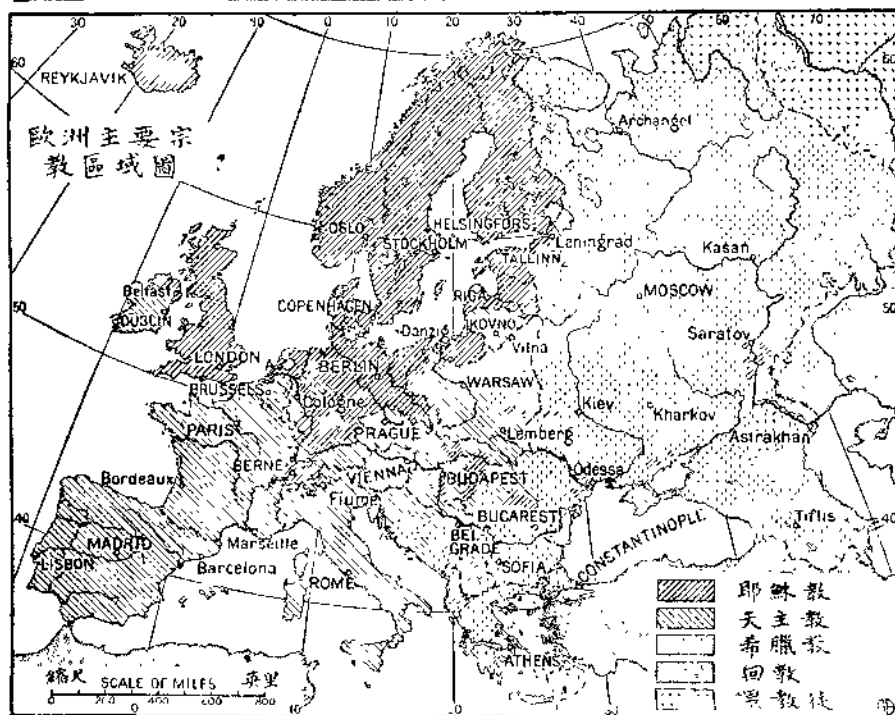
現在的許多國家之中，有大多數人對於精神方面同政治方面的事業，也如久遠以來科學家之於自然界一樣發生了同樣程度的好奇心了。他們的好奇心使得他們在新的精神領域裡開始發見同探檢的大航行，這在政客看來或許是不值一顧，他在國際關係方面仍然是彈老調，只知道用單純的武力方法。但是政客為此，當前遇着了一條宇宙的公例，那就是在這一個世界之內，唯一永恆的東西就是變動。他於是往後一看，看見了各大強國在過去所發揮的單純的方術。他以為戰爭是必不可免的東西，而不大覺得世

界大戰已經指明科學同人類的合作可以將戰爭引到自滅的一途，而在世界大戰裏，並無所謂戰勝國的那樣東西，所有的國家都遭受了不可恢復的損失。即使我們把侵略者所有一切都取了來，戰爭所致的損失也不能因侵略者而改善。換一句話說就是戰爭已經發達至於非人力所能控制的那一點了。

若是這些情形都是真的，我們一定得從一完全嶄新的觀點來看戰爭同國際關係。常言道：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除非開始時以為是可能的，滅除或者消滅戰爭當然是要用這種真理去測驗的一個鵠的。就其為理性最後遁逃之所一點而言，戰爭是一種失去了信用的制度。戰爭在過去為我們獲得了許多好的東西，也許還可以為人類獲得許多好的東西；給予我們許多的文明制度，如為美國人民獲得民族的自由，就是一個好例。但是和平所作的工作更為廣大：給予我們的法律；允許制度的成長；使人用理性同公平來試驗生活同關係，而不依恃武力。戰爭在範圍同意義方面已經成為一件新的東西，其毀壞的能力現在也已有限，即在過去影響也是有限得很，所以我們不可於歷史中尋求戰爭的教訓。我們提高過去的理想，而不探其弱點，這比



第一圖



第二圖

較是要好得多了。金氏(King)說得好：「我們要秉着前人的毅力前進，不可仍走他們的舊路，處在苛暴的刑罰之下，我們應該隨先輩的日月之光，而不可徒循他們的蟻火之明，應守其德行，而不當依其行爲」。

論到改善國際關係的可能時候，對於舊日的試驗，文書以及口號之類，我們都得好好的追問一下。喀維爾(Patrick Cavell)的結論說，「愛國未爲足也」(Patriotism is not enough)。這一個深奧的真理，沒有人反駁過。這並不是不承認愛國，事實也沒有反對愛國的絲毫意思，這一句話的意思只是說還有一些東西超出愛國以上。當到兩個一樣愛國的民族爭鬥起來的時候，愛國而外總還夾有其他的兩件東西，只是雙方都不覺得罷了。頌揚這一類沒有思想的愛國，簡直就是獎勵鬥爭者；當然要引起對於愛國的非難。然則一個人的愛國，到底是爲的甚麼呢？若說這一個名辭的意義是指的一個人應該奮鬥以維護一個錯誤，顯然這一個名辭的意旨是錯誤了。愛本國並非就是仇視他國，所謂愛國，應有對於自己國家理想的工作自視甚高的意思。若是一個國家有了很進步的法律和秩序，各地方的彼此合作，國際方面的親善；若是一個國家已經保護過弱

者，促進過和平的技術；若是一個國家的影響是有益於世的——所有這一些的東西都是值得一個人去驕傲的。但是盲目的愛國，並污以鬥爭，就現在看來，是世界上一件最危險的東西，這因爲現在的世界是一個組織極爲發達的世界，而戰爭則適以組織的精神同合作的目的爲其代價。

所謂國際合作，並不是齊秦越爲一家，這是我們絕對不用畏懼的。世界上的民族是太不像樣了，他們的差別也太相懸絕了，這都不是可以齊的。生活傾入各種各樣的模型之中；生活的方式，其變化多端也如地域一樣，藉地域的助力，經過數百千年，於是形成各種方式。一切時代有思想能創造的賢智之士都深深的感覺到這些事實。可是地域的差異如其使得芸芸大地豐富而有趣味，那麼也足以使大地上充滿了問題，我們所有的國際間的困難，大部分即是由於地域的差異而起的。這種差異在過去曾引起我們的快樂，我們會非笑過和我們不同的民族。但是到了現代，世界是縮小了，我們彼此間的關係也常常弄得更爲複雜了，所以我們彼此不能不互相接納。

國際聯盟曾顯示一種活力，因之在處置國際事務方面，遂升爲歷史上一個最大的世界權威。聯盟成功的經過，即使敘述一個輪廓，也嫌太長，國聯以及其他機關陸續刊

行的報告都有很扼要的敘述，可以參考，此處不必贅說。
(參看本書所附參考書目)德國之允許加入國聯，在行政院永久佔據一席，已經是所需要的最後一步，這一來更足以顯出國聯在國際上的重要，現在所欠的就是美國尚未加入了。西班牙曾一度退出國聯，波蘭因為在行政院沒有得到永久的地位以致深深的失望，這都是真的；但是有德國的加入，已足以勝過任何二等強國的不滿而有餘了。以前的敵人至是同堂聚首，協力合作，因此國聯的事業為之提高了許多許多。總而言之，歐洲的安全，其有賴於德國和英法間彼此的親善，實較依恃其他國家或其他若干國家聯合更為要緊。

國聯之所以能到現任的地位，是依着理性和邏輯得來，而並非依恃感情。歐洲的政治家已經見到戰爭在範圍和意義方面都有所變更，他們已經見到戰爭的不可控制的本性，他們已經彼此都承認和平之在他們都是同樣的需要。環境迫着他們去為和平工作。這就是說為此必須有一種機構，並且必須是一種可以應付當前繁複事業的新機構。國聯就是這種機構的大規模的準備，也是一種可以變更海牙國際仲裁永久法庭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at The Hague) 的組織和可以與之相輔為用的一種工具。從此以後，最嚴重的問題可以由各國領袖的手中轉付給慎重選擇性質公平的人士，這一輩人的判斷不是按照一國的意響或者流行的意見，而以日形重要的國際公法為其根據的。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限制軍備會議，(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on the Limitation of Armament) 一九二四年的日內瓦公約 (Geneva Protocol)，一九二五年的羅迦諾會議 (Locarno Conference)，都是國際協作長途上的一些標石，用意在免除軍備競爭的重大負擔，明白的指引着向滅除衝突的危險一途前進。戰爭的本身，也同文明世界的其他原素一樣，遭受反對。國聯的準備的機構，使人遇着危險的時期可以立即上訴；世界大戰的原因曾有過各種各樣的分析，可是其中有一最大的原因而為人所遺忘的，那便是當歐洲的事情到了悲慘劇烈的形態時候少，了一所秉公判斷的公所。國聯的用意，就是打算促進「有使事情工作良好的希望，便常常可以使事情工作良好」的一個理想。

美洲今日的實際問題並不是美國之加不加入國聯，而

是美國是否應採取協助的態度。不論美國的態度怎樣，國聯是很需要的一種國際合作的形式。若是國聯尚未產生，世界也要創出這樣的一個東西。即是現在嫉視國聯的對於國聯的逝去，也要不勝惋惜的。約那（Jonah）對於孤瓜因為陽光和燥熱的東風而致枯萎，深深的惋惜，然而同時他又感到他並未曾加以培植，澆灌，其事正與此類。

仍然回到國際混亂的局面，將不會有甚好處的。只有從一種機關裏而或能使國際關係得以改善。「要治療組織的罪惡，只有再事組織」。大都會的力量，向着我們壓迫過來，要我們回復到原始生活，這自然是可以憂慮的，不過世界的人口是增加的而不是減少的，我們將來要有更多的大都會，而不是少數的都會。然而我們仍能有計畫較好的都會，在這些都會裏的生活可以對於有意義的方面多費思索，而減少無目的的速度。政治上的混亂或者可以為狡猾的外交政策的源泉，然而真正的政治家所要求的乃是親睦，這在亂紛紛的世界裏只有從組織中可以得來，而不是回復到原始的狀態；不論黑種 黃種 白種，都是如此。生來就是誕妄，從血統中帶來擁護種族優越主張的宣傳，在今日已有可怕的表现。這是一種盲目的野蠻的

幻想。把國聯從高處拖了下來，散佈種族優秀的福音，將未受訓練的愛國提拔到文明階級來，承認富庶是國家偉大的表徵，這是受無意識的成見所指引，不是歷史，這是要我們再回到古代狹隘的世界以內，而把這一世界以外的都看成蠻族。

戰債與賠償問題

戰後的整個時期，除去國際聯盟的組織而外，便要讓賠償問題是一件大事了。伴着賠償的是滙兌的價格降落不定，恢復通商，以及償還同盟國間的債項問題。世界大戰不僅損失無量數的生命，勞工和財富的鉅額耗費，使得歐洲精疲力盡，即是所有生產和滙兌的機構也因而瓦解了。除去一小部分外，大戰的進行並不是靠租稅償付，而是靠借鉅量的債度日。這些債把將來世界的力量和財富消耗盡了，同樣將來為着恢復遭罹戰禍如比利時被殘毀的區域，法國的東北部，以及意大利北部的原故，也消耗盡了。同時納稅人的收入因為要繳納幾倍於前所繳納的稅，也被截斷了。除去平常的生活費而外，戰後法德兩國人民應付外債同內債，就要佔去戰前這些國家每年平均儲蓄的百分之

七十。

戰債的總額只好供理論上的討論，然而在各國政府已是一筆很大的擔負。要全部償付是不可能的。政府經常的費用尙且有不能應付之勢，所以只有將滙兌率降低，庶幾政府行政可以繼續，工商業仍能進行。在這種情勢之下，德國的地位也許已經惡劣不堪，可是法國的地位也是同等的沒有希望。法國人看着得不到德國所保障的賠償數目，於是佔領魯爾（Ruhr），他們對於信任德國可以使局面改善的念頭是絕望了。英美聯合幫忙壓迫德國既然失敗，法國覺到只有把事情抓到自己的手裏來。於是不顧英國的反對，佔領魯爾，現在看來這乃是必須採取的行動，這不僅使德國，並且使得英國甚至於法國，認識到只有聯合行動才能得到永久的辦法。

這種雙方對立的危險局面很迅速的引起法德兩國對於道威斯計畫（Dawes Plan）的認識。道威斯計畫是想在國際監督之下，建立堅實的公平的償付原則，對於「償付能力」（Capacity to Pay）的不易明白的辭句，求得一清晰的諒解。不僅各國的能力相差甚大，各時期間也自不同，所有的富源不盡能放入統計表中；品格之在一國國民

固然算是一種財產，在一個國家，也是一種財產。原料的新發見，生產同製造的新技術，往往足以成爲國際局面的新因子。專家計畫（Experts' Plan）之後，隨即有倫敦，凱恩（Cairns）以及日內瓦等等一長串的會議，確確實實的打算決定德國賠償的數額。每一次的會議終了，總無可以垂諸久遠的結果。專家計畫承認欠債人的能力是有一個限度。限度的假定是德國之付賠償，應以容許其在經濟上能夠恢復原狀爲條件。這一個計畫立即建立了信仰。信用逐漸恢復，貨幣也逐漸穩定下來。德國恢復金本位制，法國也以有希望的精神接受了償付的規畫。這兩個國家於是最後逃出了恐懼同詭詐的荒原，而開始其精神上的恢復了。

賠償償付總監督（Agent General for Reparation Payment）按照預定的計畫收取和分配款項，在某幾種財產方面賦有很廣泛的權力。他的報告書是現今世界上件頂有趣味的文書。由這些報告書中可以見出一個繁複的工業文明全部機構爲着償付驚人數量的債項而積極工作的情形。在專家計畫之下，德國的義務，雖然已經應付到現在，但是要到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方可立一需要全部償付的計畫，到那時候才能夠決定所規定的德國償付能力是

否太高。德國自從加入國聯以後，憑着新的地位，其要準備提出新的辯論，要求減輕所已同意的擔負，那是無可置疑的。但是時間逐漸的逝去，世界一般的經濟生活漸趨恢復，對於和平同現有的和平機構的信仰，與日俱增，結果自然德國也蒙其利。

賠償問題雖然最少得着暫時的解決，國際關係却仍然被鉅額債務的愁雲所籠罩。取消各國間的債務一舉，各國間，大部分是大不列顛，雖曾反復的努力，却總不能辦到。最後英國對於她的最大的欠債人法國聲明只要收還她所要還付美國本利的數目。這樣一來，美國遂處於最後債權人的地位，如通常所云從欠她的債或欠她的欠債人的債的那些國家收受「資金」。美國是處於不招妒嫉的地位，而欠債人則羨慕美國的富庶，相信美國會將戰債施捨以抵消她們更大的戰爭損失，因而招致各國的惡感。同時美國的資本，大規模的流入歐洲經濟市場，歐洲的市，邦，省，以及私人公司都常向美國興債，以為一般恢復之需。至於歐洲的惡感影響於美國的將來，究竟又到那一步田地，那是沒有人能說的。若是有一種波及全世界的國際紛擾，再度來麻煩美國，那種惡感便就大大的有利於美國的欠債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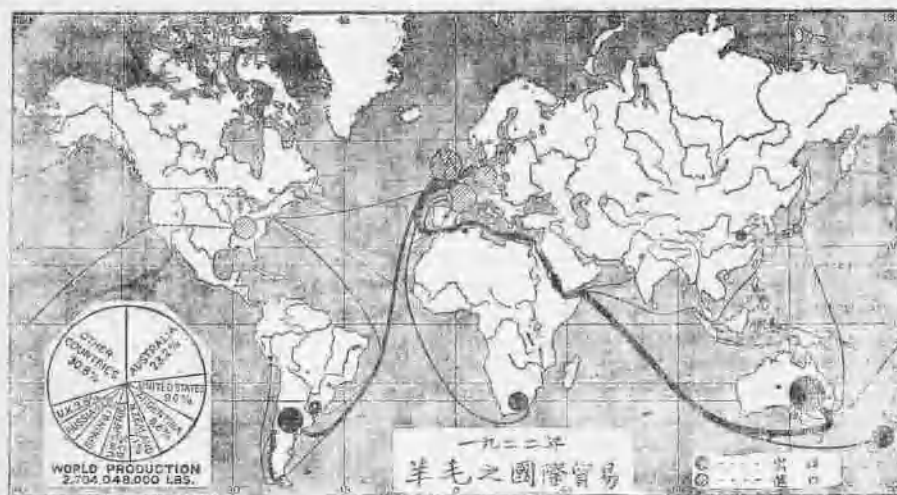
。在又一方面，債務遷延愈久償付繼續不已，則其他民族之適應於由債務而起的生活狀況亦必愈密。含辛茹苦已久的民族，只有一般商務恢復原狀，生活狀況較佳，才可以安身。

在此時美國的手裏握有一個有力量的政治武器。美國將來可以利用改進債務狀況或任意放棄某一國的債務以吸引同盟國家。對於美國之要繼續償債，無論用何種道德上的辯論來反對，此事已經超出道德而入於政治的領域以內了。現在沒有領袖能夠勸說美國大眾取消歐洲對美的債務的。這除非美國國內的戰債已經取消，否則這種議論是得不到贊許的。以此和歐洲各國的戰債相比（由人口和富源而言），似乎很少，其實是一筆很大的數目。要等到這一筆債減少，以及減除這種債務的特別稅取消，要等到新的政治地位提高能以寬恕其他民族的義務，然後美國方能談到削減戰債問題。不到那時候，這終是一個理論上的題目，不在實際政治的範圍以內。

原料問題

控制原料的生產同分配，久已公認為國際紛爭的原因。以前那種控制的實施，僅僅靠着交易，那就是控制海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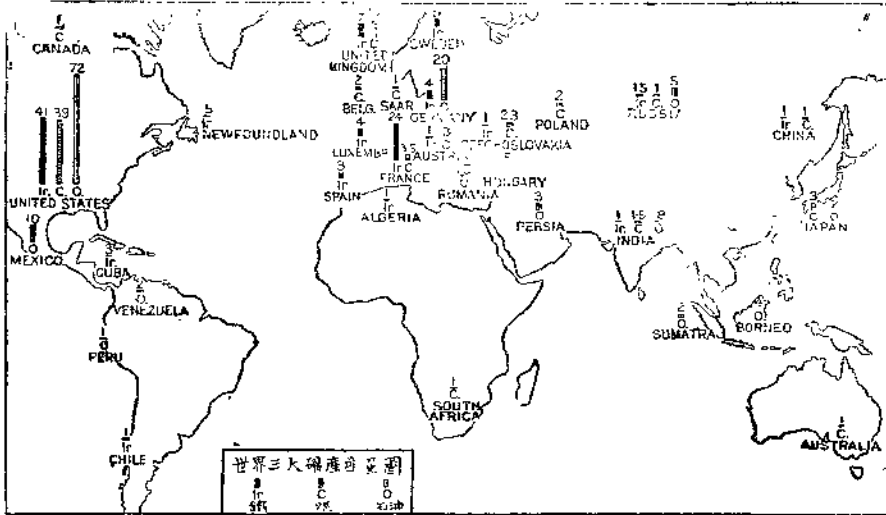
第三圖



第四圖



第五圖



最重要的海陸地帶的國家，以商業為主要的方法。但是到了近代工業時期，資本不以消耗於商業方面為滿足，還得要進到生產的園地中去，對於從事土地工作的人們發揮絕大的威力。資本之能以至此，是靠着增加種植的地位和方法，靠着對於勞工的利誘，靠着將科學應用到由地球各端流向各工業國家大市場上去的原料長流。十九世紀殖民領土之所以這樣為人重視，這是一個理由。測度殖民領土的是否重要，並不是以統治國家在殖民地所遇到的原料缺陷與否為標準，而是看地理上佔領一地，在和平同戰爭時候所有間接的利益如何以為定。

不過在任何事件上，殖民地價值的真正標準，並不是原料的缺乏或者豐富。在地理上原料的分配是很不平等的。而在動植礦等原料內涵的多寡未為適當的調查以前，領土權威以及權利便久已行使成立了。較為進步的國家之想開發蘊藏着的原料，即令不能在自己的領土中得到，也要在其他比較落後一點的國家領土中去尋求。他們希望能夠自由取得這些原料，不受差別的規條，如關稅，過量的埠頭費以及獲得讓與的費用等等所阻礙。

強國為要免除這種困難起見，因此強詞奪理，以為較